



A vertical ruler scale from 8 to 7 inches. The numbers are arranged vertically from bottom to top: 8, 9, 10, 40, 7,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卷第九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卷之四

臣道篇第十三

論人臣之善惡。先謀案論者
見儒效篇下同。

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語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

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不見者矣不言然而乃致安說音悅或

不新詩何不儻然而巧每以諺作悅

也以偷安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

廣雅

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

用鹽水煮熟，切片，加味精、胡椒粉、香油、醋、糖、蒜泥、姜末、香菜等調味。

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則可矣。

苟王之謂也。苟不以爲然，則又安敢謂之曰：「吾子之論，吾子之論！」

春營
秋感
文漢書
上書
游
游
南
有王也
星
字
唐
入營
集子或
之百
萬
正
說
也

孫還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

內足使以一民外足

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

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

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

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爲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爲制

者刑姐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謙案宋台州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

本影作景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

應之疾速如響之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

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俞樾白楊注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豈遂足應無方乎

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

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先謙案楊愈說皆非譽卽與字說見儒效篇故用聖臣

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

此言慾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

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

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驕乎雲夢

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秦王墮壘塞之內而投已乎壘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

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

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盧文弨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竝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爲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

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謂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卽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閭王旣滅宋益驕欲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相是篡臣也。盧文弨曰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使記作欲去孟嘗君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

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

而慎白爲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或曰養念孫曰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君有過謀過事

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盧文弨曰父子宋本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率羣臣百吏而相

與彊君擒君彊其亮明擒與矯同屈也。盧文弨曰擒君雖不

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

之輔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

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

讀爲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爲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敵趙之事遂破秦

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盧文弨曰注或讀爲拂舊本拂作佛訛案說文拂違也今

改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

○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所尊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文昭

曰主惑二

故明君之所賞閭君之所罰也閭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

伊尹諫太甲

比干子胥可謂爭矣

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

盧文弨曰於趙於魏下俗本竝有也

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

則朝廷不頗

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先謙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

比干子胥可謂爭矣

君過不遠

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爪牙之士施

則仇讎不作

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

淮南子原道篇極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

猶曰爪牙之士用揚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

邊

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

垂與睡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界垂

故明主好同而聞

主好獨

獨謂自任其智

明主尙賢使能而饗其盛

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先謙案

盛成也說貝榮閭主姑賢畏能而滅其功

滅掩也罰其忠賞其威

夫是之謂至聞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

聖君可上若齊桓公者也

事暴君者有諫爭無詔諛

中君可下若齊桓公者也

詔諛則遂成閭君也

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擣拂

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

言不敢顯諫閭匡救之也

擣謂屈其性拂謂拂違也

擣拂則身見

害使君有穢賢之名故不爲也

拂音佛○盧文弨曰拂讀爲弼

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爲二義非也聽從

諫爭詔諛補削擣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

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陽明善統緣玄成

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縫蕭何彌縫呂氏

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

縫蓋古者謂縫爲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謂失其傳久矣

迫遽以避害也以爲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

謂危行言

○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爲成俗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爲足此之謂也

向一

耳爲足

此之謂也

卷之三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敢謂承命而速行不
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
聖君之義也。但稟命剛折剛直而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
而無傾側之心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詔。矯然剛折端志
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
和而不至流滛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爲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明喻
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
言皆不違拂也。僉樾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
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不詞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
關當爲閭傳寫誤耳。內與納同。既以冲和事之則能化易其
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也。
○郝懿行曰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聞導其善心。關內者謂
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痕
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
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佞幸傳
曰公卿皆因關說。宋隱南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
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
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未調
畊敵曰期興喜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爲閭。若馭樸馬樸馬
書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緩緩。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
之事。舉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
也。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之
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
逆遏其邪施之。楗閉庶令回心易嚮。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
句仍申明此旨。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之事也。改過
辨故入道除怨。其因之之權也。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
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王念孫曰楊說辨字故
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
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

辯也。辯苟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難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卽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

書伊訓也。盧文弨曰案此逸書郝懿行曰此逸書楊以爲伊訓非是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爲違。盧文弨曰。故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勤忠敏之士。或構凶黨。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患皆得謂之勞苦。

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當爲善。子之誤也。諱譏。辨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卽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

忠也。

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俞樾曰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之事報白乎。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覆。

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

救其惡也。郝懿行曰。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爲長。楊注非。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

賢之名。故不卽君之榮辱。不卽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

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

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

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

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詔誤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先謙案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曹

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苑誤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

禽獸不知敬賢。盧文弨曰正文不敬舊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狎虎也

狎輕侮也

言必見害

禽獸則亂

狎虎則危災

及其身矣

詩曰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於此也。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閱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於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一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

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

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仁人之質也敬

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遠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

禮義以爲文用爲文飾倫類以爲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

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統綱紀也言以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

先謙案注以各本作已據宋台州本改正

言膾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膾與勸學篇頃同端微言也膾微

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

可以爲法則也。謳人允反。先謙案：蠻集韻或作蠻。史記匈奴傳索隱引三蒼云：蠻，蠕動貌。音軟今正文及注作謳。是蠻之誤字說文：屬臂羊矢據注引勸學篇及音義知楊所見本尙作蠻不作謳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賦害則少不爲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謂和不競也。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

樂利謹慎而無鬪怒。

王念孫曰：樂利當爲樂樂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

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俞樾曰：樂利當爲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因和字謬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謹慎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慎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違矣。先謙案二說竝通。

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塞故通之。權險之平。權危險之事使至於不可扶持則變其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閭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

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

出身死戰不爲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

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涂炭而殺之是

仁也。難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

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先謙案：君本

過也而曲通其情以爲順善。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之意而無常守。

不卽是非不論曲直。

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

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

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珠玉也。鄭玄云：綴猶結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主婿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

旌旗之旒繆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爲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明致賢

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雍蔽也重明謂既

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俞樾曰按楊注衡平也下文衡至注曰衡讀爲橫前後兩字異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時而並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先謙案重明猶書堯典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明此言用人之術

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則隱忌卽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忌唯其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雍蔽也意隱聲相近意忌之爲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改

禽犧之請君子不許

行賂請

貨財

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流者無根源之謂懇諧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

聞聽而明譽之

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爲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

定

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

士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旣當之後乃行其刑賞

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

丁浪反。鄭懿行曰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謂事其事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字之誤也隸書做士

故諸書中出字或誤作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刃浪猶實也言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爲事又訓事爲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先謙案王說是

如是

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憇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

謀忠譽忠憇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盡謂盡忠於上也。俞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

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盡又作贊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贊矣爾雅釋詁盡進也盡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恕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爲上而不知盡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之爲進於古人假借之義未盡得也

之爲進於古人蹊借之義未盡得也。夫是退姦進良之術條先謙案盧說是今從之

盧說是今從之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
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
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爲浹能以
禮浹治者則貴
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弨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
目聞此恐有訛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
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
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日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
制顧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
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
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

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白近及遠也。

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

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
林險則鳥獸去之。郝懿行曰險當爲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
借字俗多誤寫山之董林木之濯濯皆是王念孫曰險乃儉
歸音歸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
之也此與上文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
山林茂正相反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
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
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王念孫曰楊
法之總要相對爲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
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爲
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駟篇傳曰作始也曠曠音皋皋音萬邦乃粒
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
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
既相對爲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乂也麌麌音觀瞻君

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盧文弨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眾動天○得眾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魄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矜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郝懿行曰按四句一韻文如箴銘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奢誕謾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

先謙案郝說是今別爲一條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

○盧文弨曰此句有誤當作而

在乎不誠用賢王念孫曰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惑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要引書多節

刪而不曾字其引此文誠上行則賢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

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

○無善

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

燭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郝懿行曰燭俗燭字燭者投焉燬以陽明爲趣也照蟹者火必闇而後蟹赴焉蟹以陰爲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燭蟬闇主蒐應如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燭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

○多容

廣納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

○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王念孫曰政之中也

也
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卽中也楊以隆爲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
○隆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正也
○隆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正也
○隆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正也

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

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

先賞後罰

德化

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諾言

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卽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總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

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德以敘位能以授官

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曰楊說陵字之義及下節奏陵而

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

富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

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

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

陵也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

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

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

陵也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

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

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

陵也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

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

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

陵也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

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

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

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

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爲人尊嚴

而憚可以爲師者艾而信可以爲師五十一曰艾誦說而不陵不

犯可以爲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

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以爲非夫子之言是也知微而論可以爲師知精微

能講論論虛固反郝懿行曰論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故師術有四而博習

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端峻則多旋流也。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謝本從盧校作木深則回。樹落糞本盧文弨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回旋流也。糞壅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木本之意。俞樾曰樹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奴史記樊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信爲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宦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盧文弨曰此數語全

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弟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惊注

臣王先謙集解

議兵篇弟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

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擊不可以爲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弨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